知用校報

廣州市惠愛西路紙行街
(自動電話)一二六一七號
第九拾三號
(每份售仙二枚)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鬭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畧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澈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佈告一

為佈告事：現奉廣東省教育廳訓令第二九三六號內開：「案查前據該校呈繳轉學生一覽，內有由廣西省立第八中學轉學學生凌紹東一名，當以該生學歷是否相符，候咨行廣西教育廳查明咨復，再行核辦，並將該生所繳原証明書成績表咨請查明見復在案。現准咨復稱：凌紹東所繳修業証明書，其鈐記及校章私章，均與原文不符，顯于僞造無疑。查僞造印信，有蹈刑章，凌紹東一名，應即開除學籍，並送交法庭依法懲辦，以儆效尤，此令。」等因；奉此，本校自當遵照辦理。凌紹東一名，應即開除學籍，合行佈告該生知照此佈

校長張瑞權　一月十日

三益會消息

用字第六會于一月六日開投由會友梁建勳君願收一百十五元投得餘利九十元零九角統撥入下會開投

學字第五會于一月十日開投由會友李其實君願收一百零七元投得餘利八十二元二角統撥入下會開投

羣字第四會于一月五日開投由會友黎式純君願收一百零三元投得餘利共有九十元統撥入下會開投

讀書劄記　學壇

生民篇　〔續九十二號〕

1 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毛傳)。

2 遺腹子．寡居生子。(馬融說)

3 寤生之類(蘇洵說)

4 (甲)如羊之七月而生懼難育。如羊之運胞而下。(顧廣譽學詩正

始引)、

5 心動速孕(胡承珙毛詩後箋)

6 一祀而得子，易生，生而不泣(李黼平毛詩紬義、兪曲園羣經平議)

7 兵戎大亂，不能保有而棄之。王夫之詩經稗疏)

8 無人道而生子，以爲不祥，故棄之。(朱熹詩經集傳)

綜上數說第八條爲最無理，后稷非無人道而生已如前證，則此條之理由不成立。第二條第三條爲臆測，毫無根據亦不足取。以奇表異相爲見棄之由似爲近理，然后稷異狀，不見史書，未足深信，則第一條亦可疑。惟胡氏承珙謂「毛公師傳甚遠，所言卽爲典要。」則亦比較可靠者也。第四第五第六數條依經文推測各有其是，而尤以生而不泣之理由爲最強。兪曲園曰：「詩之意在后稷呱矣一句，蓋直至鳥去之後后稷始呱，則前此后稷未嘗呱也。凡人之初生，無不呱呱而泣，后稷生而不呱是其異也。」至於王氏船山別創一說，其言曰：「所以見棄之故，詩文已明言之矣。「上帝不寧」天不佑高辛而寧之也。「不康禋祀」宗社危也。高辛氏者帝嚳也……帝嚳無道之君也。帝命不祐，宗祀不康國內大亂，諸侯伐而廢之，迎堯而立，當斯時也，必有兵戎大擧。………「居然生子」者不先不後恰於大亂之際免身也。嚳旣失守，后妃嬪御蒙塵草莽，姜嫄不能保有其子而寘之隘巷，或自隘巷收之知爲帝之所生，而送之平林，平林者古諸侯國也，或爲姜嫄之母黨，或爲帝嚳之黨國。伐者國爲人所伐也。送者方至而平林受兵不遑收恤，捐之於寒冰焉。旣乃於飛鳥之下收養之，此后稷歷多難以得多全之實也。詩歷歷叙之，粲如日星，而人不察。漢儒習好祥瑞，因飾以妖妄之說，乃姜嫄蒙不貞之疑，后稷爲無父之子，成千秋不解之大惑。讀者以理審之，以意求之，以事徵之，以文合之當知愚言之非創而樂求異於前人也。」王氏謂高辛爲帝嚳與毛氏傳不合，然其根據史事言之成理，卽原文而自明，不過事勢人情之常，不必說天說地，談鬼談靈，令人完忽迷離，淆亂視聽也，則推王氏之說爲允矣。總而言之，后稷見棄，斷非如朱子所言「無

人道而生子以爲不祥也。」（駁第七條）

（五）周有姜嫄廟無嚳廟，胡氏承珙云：「堯爲天子，稷封於邰，諸侯不得祖天子，爲嚳後而祖天子者當屬堯之子孫，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而圜丘之禘得以嚳配天，而姜嫄無所享，是以特立廟祭之。」（毛詩後箋）陶氏正靖詩說云：「周人之世祀姜嫄何也？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姜嫄爲始封之母，[illegible]漢儒推之，諸侯王就國，與其母俱行，爲國太后，其世祀宜也。」（見晚聞存稿）姚氏周禮周人享先妣說云：「古者后夫人不以嫡庶爲分，帝摯嗣嚳則祀嚳與娵訾氏，而三妃之子，各祀其母，固其宜也。」顧氏廣譽謂：「陶說精覈、姚說明通」。之三說者亦可解釋無憾矣，又何疑乎？（駁第八條）

（六）謂詩不應獨美姜嫄不及帝嚳者，不通詩者也。李氏黼平曰：「詩之之祠，例得尊美，『思齊太任，文王之母』不美王季，若執魯頌謂稷但有母，據亦疏思齊而謂文王無父乎？」此言可解蔽也。（駁第九條）

（七）第十條之說不過雜引古事，所據既不可靠，無一駁之價值，茲不贅及。

總諸家之說，平心而論之，則王氏夫之最爲得當，其釋「介」爲迎，釋「止」爲宿，片言折獄，如撥雲而見天，嘗考感天氣而生之說倡于鄭箋，而鄭箋常自相矛盾，如「姜嫄高辛氏世妃」又曰「有身而或不復御」是姜嫄固有夫，有娠何必委之巨跡，高辛知妻有娠而已不復御之，是承認其有娠爲己之所御矣。設高辛不自御而姜嫄有娠，高辛果能堪乎？且履跡之後，或履跡之前，高辛有御姜嫄與否，房闈之事，外人又何得而知之？履跡之跡不謂其爲高辛跡，上帝跡鳥跡，獸跡與其他之跡，當其心有感動者，或情慾之念偶興，或本已有娠而不自覺，至此而忽有所觸乃自覺之，或當時未娠，因情慾勃興，歸而御於高辛，乃有娠也，亦未可知。跡之形狀如何今不得見，是否果爲大人之跡，尙屬一問題。斷不能謂一履跡便與上帝之氣相感也。惠周惕曰：「鄭玄之說本於史遷，史遷亦附會。」胡承珙曰：「從毛則不失於正，從鄭則不免於奇。」所謂正者，理之常也，所謂奇者，說之誕也。學者宜知所從違矣。

「完」

關于大禹之治水

織紅

充恒兄去瀘，未別之前，送了幾本書給我以爲紀念，就是——「王以仁的幻滅」，「浮

士德」，「虹」，「時代新聲」，「歐洲文藝史綱」、「古史辨」等，其中「古史辨」因爲沒有空閒，就一直擱在書架，當我做關于「華夏」一段文章時，就想起這本已在千里迢迢之外的我的朋友的贈品！「古史辨」來！我想必有給我關于「華夏」的東西。

先翻目錄，見到關于「華夏」的却沒有，關于「大禹」的極多，打算詳細點去研究 下到底是否「禹」是一個神話裡的人物；但是，一來學問還差的遠；二來沒有時間，於只好先且草成這「關于大禹之治水」，將來再得去我多一點證据，

是的，如今的尙書不但「大禹謨」是假的，就全部的尙書都有可疑的地方，宋朝的朱熹，元朝的吳澄，明朝的梅族（下從鳥），淸代的閻若璩等，都極懷疑 在這部尙書中，尤其是「大禹謨」及其他十多篇，因爲今文尙書中沒有這「大禹謨」，然而我們不能爲懷疑「大禹謨」就連「禹」也泯沒了的，就打算連「禹貢」都是僞的，戰國時候人做的，不可可靠；但是我們還要證明「孟子」是僞作才成隨便在孟子裡選幾段：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擧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滕文公）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滕文公）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朱熹注：「虞書大禹謨也」孟子所引乃古文說，與僞古文尙書，異趙岐注則謂：「尙書逸篇之」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滕文公）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離婁）

而見于其他書籍裡的，如楚辭，詩經中所敘述的當然不能做我們的史學上的確證；在楚辭中則大禹之事過于神怪；（見天問）在詩經中則大禹之功過于贊揚，（見信南山，文王有聲，韓奕，閟宮，長發，殷武等）當然不能以這種文學作品而定「大禹近神話」「大禹的能力太不近人情」的，

照可靠的史看來，大禹也非一個甚麼大丁不得的人，治水者亦決非只有一人，或者

他做一個領導者亦不能說絕對沒有的事，丁文江從地質學上去求證據，他在揚子江水道委員會裡做事，他曾到過萬縣，以為黃河的兩岸的峭壁有一千多尺高，龍門的峽谷變為廣川，河面有二里以上，全有天然的理由，與禹毫不相干，其實，有史可考者在周定王五年，黃河已經改道，再經過幾千年的人的，天的改變，（見廣治平畧三十二卷歷代治河篇）如今的黃河當然已不是經禹所治鑿過的黃河，就如今的運河來講，說不定也不是隋代的開鑿的了。

本文只在可靠的孟子中找幾個例，如尚書，左傳，韓非子，尸子，列子，淮南子，拾遺記，金樓子正續博物志和熊的需子　蔡邕的獨斷，李晨陽的海沂子等，關于大禹治水之事都論述到，但這種大都是神話，故不引。

這篇文章的動機，並非想推倒他人的一種新見，也沒有這種本事，不過是我的一個疑問而已。既然無「大禹」這個人，何以孟子有幾段的敘述呢，孟子所根據的古文尚書能否推翻？這都是很有疑問的；再，禹貢亦是偽的，則孟子的根據的書籍又是甚麼呢？

中國學術思想史畧（二）

（續九十二號）　纖紅

(一)劉歆以前，論周末諸子學派者無此說。——如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淮南子「要略訓」，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和墨子「顯學篇」等，

(二)九流乃漢儒陋說——(一)晏子不能入儒家，(二)伊尹等偽書概收入，(三)名家不能獨成一家，

(三)班固的謬論——(一)墨(A)貴儉與茅屋采椽無關(B)兼愛乃兼而愛人，利人，非陋儒之養老，(C)墨子愛無差等，何得宗祀嚴父，(D)上同說乃一同天下之意，與儒家惟治天下全異，(E)非命說在使人知禍福自召，豐歉有待耕耘，正攻儒家死生有命之說，若順四時而行，何言非命？(二)縱橫乃政術；行人乃官守，二者無關，（參閱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附錄）

淮南子之說，止是說出道家學說產生之一部分原因－政治背景，我以為道家之產生一方面是地理的影響，一方面是思想和環境上之反動，（見拙著中國重要學者列傳第一篇第一章）道家學說主張自然萬能，故此稱做「自然主義」可分三派：（見李石岑人生哲學頁二四一）

(一)老子－無名主義

(二)揚子－為我主義

(三)莊子－齊物主義

（未完）

桂景記錄

（續九十二號）　黃健漢

宋嘉祐戊戌，吳組題名，其書　約二寸，刻

在華景洞案蕭洞爲固子嘗官秘書省校書郎知鄭州嘉魚縣，見固墓誌。

宋嘉祐辛丑，李師中題名，篆書，徑約一寸五分，附詩，眞書，徑約二寸五分，刻在華景洞，案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字誠之，楚邱人，提點廣西刑獄攝帥事，邊人化其德，多畫像立祠以祀，爲桂州李丈夫，不敢名。

桂嶺

登穀實積南麓大街，山脊，隱隱隆起，有碑，書桂嶺二字，宋所立也。宋周去非所云，桂嶺在城北二里者，蓋據當時之城言之，今考其地，實在城內。

鎭南峰

鎭南峯城北，旁有石崖，唐大歷中，刻平蠻頌宋狄青平儂智高，勒碑巖左。

唐大歷平頌，韓雲卿撰，韓秀實書，李陽冰篆額，雲卿爲昌黎叔父，官尙書禮部郎中，父叡素，爲桂州刺史，見唐宰相世系表，秀實爲翰林，善楷隸八分，見書史會要，案代宗紀，大歷八年九月，以辰錦觀察使，李昌巙爲桂州刺史，防禦觀察使，至是，蓋涖官之五年也，鄭氏通志金石略云，唐平蠻頌，韓秀實八分書卽此刻。

大宋平蠻碑，篆額，徑約九寸，碑文眞書，徑約二寸，撰書人名氏，皆剝缺不可辨，考首行結銜，則余靖也

宋慶歷四年，孔延之桂州，獲宜賊首級記，有篆額，徑約七寸許，碑文眞書，徑約二寸，亦刻於此，宋史南蠻傳，區希範者，思恩人也，與其叔正辭嗜慕，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旣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宜州，而知州馮伸巳言其妄，編管，全州，正辭亦嘗自言功，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後輒遁歸，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峒蠻謀爲亂，推蒙趕爲帝，正辭率天開基建國柱，王希範爲神武定國令公。桂州牧，僞立名號，補置四十餘人，慶歷四年正月十三日率衆五百，破環州，明年，轉運使杜杞，大引兵至環州，誘趕等出降，殺牛馬具酒，給與之盟，置羅花酒，牛飲者皆昏醉，稍呼起問勞，至則推杯袵廡下，比暮，衆始鬧，驚走，而門有守兵，不得出，悉擒之，後數日，又得希範等、凡獲二百餘、誅七十八人，餘皆配徙。又案杜杞傳云，誅七十餘人，茲刻云，茲前斬首總一千四百九十四級，當是斬于陣者，又云，誅希範蒙趕及其僞官屬，二百四十有三人，于宜州之城下，似是二百餘人悉誅者，而下云，配隸之外，是二百餘人，不盡誅也，與正史合，杞誘希範至，剖腹繪其五臟爲圖。蒙齋筆談，言杞爲希範所擊，口鼻流血而卒，鬼神冥報，固不可知，然殺降，固宜及此也，是文不言希範蒙趕出降事，爲杞諱耳，

木洞

木龍洞，城東北郭，下瞰灕水，明天啓間，督學曾學佺，爲木龍二，懸于洞頂，北去伏波巖四百步許，西與叠綵巖，僅百步，孔道通行，如砥如矢，驅車飛蓋，綽然有餘。

虞山　韶音洞　南薰亭　石魚峯

虞山，城北一里，又名舜山，以舜嘗有南巡之事，桂州遂名山爲虞，而建廟以祀，山起東隅，灕水遶其左　黃潭縈其後，宋張栻旣新帝之祠，新安朱熹爲記，命工度山崖，劚而鑱之，發石得洞，名之曰韶音，又于洞之左，得小邱，平廣塏爽，江出于旁，凡桂之山，瑰奇傑出者，悉獻其狀，作亭於上，名之曰南薰亭，入洞面水石淸淌，石門窄隘，中長十有餘丈，朗然虛明，其旁蹲龍走虺，狀若笙匏塤箎者無算，洞後，見招隱山，魚泛鳥瀾，若握鏡之望方壺也，前則古松千株，樛枝密葉，交蔭互擁，圓若軒蓋，長若旌幢，東睇堯山，積翠與波瀜淡，倏有颺至，前掠松林，後戛潭壑，諸響迭臻，如奏有韶，洞西有石魚峯，高數十丈，石紅紫色，如魚形，緣登而上，絕頂，群山如搖，簪玉笋，森然在目，唐人登高於此。

南薰亭畔，有唐大歷舜廟摩崖碑，韓雲卿撰，韓秀實分書，李陽冰篆額，惜中段爲明人磨去，刻其詩，非完璧也。

宋淳熙三年，朱文公虞帝廟碑，方士繇篆額，徑約六寸，呂勝已八分書，徑二寸，及淳熙四年，張栻韶音洞記，均刻于此。

伏波山　還珠洞

伏波山，，城東北，突然千丈，前浸江濱，波浪洶湧，日夜漱齧之，與獨秀峯相望，石磴少平衍，而高與相埒，上有伏波將軍祠，及羽人所棲觀宇在焉，文淵征交趾，未嘗至桂，俗好附會之，宋元豐遊者，題作洑波取義過灕迴云，劉後村詩，「昔爲博德祠，今爲文淵饗，」葉繼熙之嘗是伏波將軍路博德。

還珠洞，在伏波山下，洞可容二十榻，穿鑿通透，戶牖旁出，有石，懸空而下，狀若浮柱，去地一線不合，昔者，有神人名揭歸者，試劍于此，俗名馬伏波試劍石，洞無他道可入，非舟莫達，故遊多集其舸下，相傳，昔有漁父，從穴深入，覩物如犬熟寐，旁有一珠，拾歸或謂曰，此龍珠也，恐觸其怒，戒令還之，故又名云，名由馬伏波載薏苡經此，諜謂珠也，本名玩珠，宋提刑張維易今名，山東劉江，巖亦東嚮，目非風雨，暇冥初景，倣射光燭，巖室漸晃，潭壑孤峯，草木如出潭裏，亦巖居川，觀之麗矚也，

宋熙寧七年，潘景純米黻題名，行書徑二寸刻在還珠洞，案宋芾芾傳，稱芾以宣仁后潘邸舊恩補浛光尉，方信孺畫像記書，在桂

得元章所作，借紹言詩序乃知嘗尉臨桂，此刻爲作尉時題也。又志林載元章，有陽朔山圖以拜石入，居巖壑至奇之地，作宦佳處，當無過於此，蔡肇志墓甚詳，獨不及臨桂尉如耶。

又元章畫像，高一尺許，亦刻於此，海嶽遺事云，米公自寫眞，世有數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紹興內府，有其子友仁，審定贊跋，即此本也，下層，爲方信孺記芾尉臨桂，僅見此記，惜日就泥䃃，幾不可讀，●

宋靖康元年，蒙亭唱和詩，行書徑二寸，刻在伏波巖，縣志云，粵西詩，載蒙亭唱和詩序曰，嘉祐中、經畧吳公，及即伏波巖之左以爲亭，名曰蒙漕使，李公師中記之，而總於亭之崖，亭久埋廢，記亦湮滅，紹聖改元，龍圖閣胡公宗，回師桂林，憲使梁公出其家藏蒙亭記以觀，由是知其亭之詳，公胡拆基而新之，遂爲殊偉之雄觀，今石刻無此序，又宋吳及字幾道，靜海人，爲右司諫，以勁正稱，後因增興國軍鐵冶，爲學士胡宿所勍，知廬州，復出，知桂州卒見文載小傳。

宋淳熙元年范成大鹿鳴燕勸駕詩行書徑二寸，刻在伏波岩。

宋紹興甲戌，任續呂愿忠唱和詩，行書徑二寸許，亦刻伏波巖。

七星巖

棲霞洞　四仙巖　飛仙巖
朝雲巖　曾公巖　龍隱巖　元風洞
白鶴　碧虛巖　彈子巖　省春巖
留春巖　月牙巖　普陀巖

七星山，城東三里，渡而東，峯駢岫列，境路幽倚，林石間出，高列七峯，狀如北斗，登城望之，三峯相次，在花楷南，側如斗柄，旁小峯，若輔星然，北折四峯，方列如斗，高可千丈，周可五里，石色青碧，上如立屏，下如旋螺，中多巖洞，稱杳歷奇，其在山半者曰棲霞洞，碧虛巖，四仙巖，白鶴岩，飛仙岩，朝雲岩，在山麓者，南曾公岩，元風洞，月牙洞，龍隱岩，北彈子岩省春岩，山前舊有慶林觀，又名全眞觀，今爲七星觀，唐羽士石仲元嘗居此。

棲霞洞在七星岩山下，舊名元元栖霞洞，經畧安撫使李彌大，易名仙李，其東南皆崇山巨壑，綠竹青松，崪洞幽奇，不可名狀，洞口懸空，如碧玉螢，匪圓匪方，如日落波心，動邊成質，從洞口入，石紫懸鯉魚，掛於雲半，左有石樓，唐祀元元於此，內有二路，一西北行，俗曰寵房，石液涌凝如雪，行可半里，見大壑而止。一東南行，有潭曰獺子，沿潭蜿蜒而入、歷三天門、皆石楹垂立，再進，則高或十尋，闊或百尺，旁列萬形，攢雲錯綺，如牀如儿，如曬網，如奕棋，如魚，如鳥，如佛手足，顧此失彼，不得盡矚，位不得盡名，北行東轉，白光一團，內映沉璧，遂東出，後洞水自洞北環流，南入洞中，小石梁跨其上，宋相曾布帥桂時所爲，是名曾公岩，與棲霞一洞潛達兩門各擅耳。

（未完）

●●更正

本報第九十二號第五面「中國學術思想史畧」之「術」字手民誤排作「街」字合更正